曲洧舊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曲淸舊聞

朱弁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知不足齋叢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僅四卷知不足及學津皆十卷本知不足本在前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及張氏跋語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從父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雜書一卷骫骳說一卷此本獨曲洧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闕筆蓋庚宋舊刻不應有誤必通考譌十卷爲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囚十年則書當作於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間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改入之雜家類焉

曲洧舊聞卷第一

宋　新安朱　弁　少章　撰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排辦鋪設供帳令登閣而固其扃鐍哉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月邊鋪兒蓋網綵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者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爲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愼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卽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衞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還內左右密

啓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開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卽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倨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卽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燿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度。果爲命代眞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祖以重違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卽位。入盧多遜之言。怒甚。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

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媼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卽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醼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明日牛行、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懽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一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玆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嘗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眞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祕讖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讀世閒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爲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卽文元公也。

王文正爲參知政事。姨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幞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閽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柰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攪我不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

於位。裕陵澆奠。索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爲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爲名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歷下一鎮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卻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即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

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温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温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眞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眞宰相。歐公爲眞內翰。而康節爲眞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陛辭日。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眞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

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爲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爲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閒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晁以道嘗爲子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可惜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温成閣中。極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翼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煩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慚恧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

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肅鎮廣陵。蘇參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爲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貺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宣獻爲西京留守時。君謨其幕官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尚存。東坡評本朝書。以君謨爲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爲哉。遂力辭之。

晁以道嘗爲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進。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歷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蜒磅礴。眞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詩見余文集中。

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於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至

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覩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其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帑藏今日覩之正可爲鑒戒若取以爲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第二

張康節守泰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地之兵。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夕親視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荊揚二王已冠。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閤如故事。帝以爲間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濮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徐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安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

樂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爲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尚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受裕陵欲終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州而發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名正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宮前即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即邵成章也岐邸之謗大暄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瑨巨瑨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皇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遽失對。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怨讟可慮。造膝之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爲改容。咏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蓍腳書櫥。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驗。然衆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云。諸公不見問。某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輒效書居之唱之句。神宗問書脊事。近臣皆不知。因薦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臣趙彥若何以不背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僚友不曾見其隳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焉。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諱之。怒形顏色。擲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游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時苟合于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

等輩眞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各爲一大册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簾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虞策經臣除吏部尚書正謝日猶辭不已且曰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能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姦黨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禁中而尚書省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四年冬因星變上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隸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幾器之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而客皆扼腕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咏其言而歎服之。

張才臣次元言。温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曰。閭巷小人尚不忍爲。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乎。謂前已廢郭后也。帝意解。因閒語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歎息。自後歲率爲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傅文懿公諸孫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霈悉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于公論者。間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務含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沔。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衆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能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翰長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爲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饋餉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儳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

郎爲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爲伺察閭閻有冤枉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議民有愁歎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爲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閒寒温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彦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照壁後親聞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烏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卽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痊安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

謚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謚。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謚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溫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爲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於所著文集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爲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圃中淩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淩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此爲題而賦之。予時爲作近體七字詩一首。詩見予家集中。

晁檢討說之字季此。（廷博案老學庵筆記云、晁以道名說之、字伯以。）於崇寧初嘗爲予言、富公晚年見賓客、舉其奉使之功、則面頸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勳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

兵不習戰。徒以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卻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二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曲洧舊聞卷第三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談論趣向除議樂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溫公起爲相忠文獨高臥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爲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爲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醾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釂一大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召唐一作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狀

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爲巡察按一作官。方往來之際。見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甚入竊窺。意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圜丘二字。自覺破題更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予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能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斂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

查道善鑒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能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於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爲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謁公曰。吾嘗得相法於異人。公正鶴形。不十年相天下。壽考絕人甚遠。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慧。夢金甲神人叱令灑掃

庭宇相公且來矣詰朝誦經以待之卽文懿公也慧語此文懿謝之云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爲小官而憂民出於至誠在射洪禱雨于白厓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卽賜甘澤不然谷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懇俄頃有雲起西北鬱靄四合雨大霑足父老咨異因爲立生祠焉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熙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汇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希言至廟齋宿是夜龍降於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禮之際徵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吏百餘人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頭曰南庵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庵之語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適自南庵來乃遣左右往問南庵所在因往遊焉行不數里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既至庵卽默識其宴坐寢息故處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卽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詩八韻紀其事予恨未見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羲叟於陋巷中羲叟時爲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學士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則便以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也

歐公父爲綿州司戶參軍公生於司戶之官舍後人於官舍蓋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賦詩予政和初訪蜀人張元常於興國寺見其唱和詩頗有佳者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爲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爲醉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臥聽之至藩鎮傳敍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張文節獨知之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爲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大麥纖絹細鞋錢食鹽錢

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祕書監啓事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嘗得其全篇觀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困亦令人少見者大率此體前輩多有之歐公謝解時亦尚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亦不能爲之

滉氏自文正公貴以清苦儉約著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筯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鹽豉葑子而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

時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往往不知爲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開修史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間申公當國或以爲言公不答待子開如初客以密問公者公曰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晁以道嘗爲予說其事歎曰申公度量如此眞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爲都司一日臺疏論稽違事語侵宰執微仲曰臺省稽違既有白簡論列則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簡之意專在宰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議不宜以語言見侵使懷私忿況身在華要宜務寬大君等無惑乎未作貴人也這些言語猶容納不得衆皆慚而退

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曾南豐集者或曰子何獨喜此答云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世能古文聞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絕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予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後二十年間居洧上所與吾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說黃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之道曰吾亦曾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祕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爲樂全客元祐間爲祕書少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

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爲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對羣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捲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諸君尚何疑耶若勞苦旁求謂我所自得以眩惑後生輩吾不忍也非獨詩爲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因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士大夫莫不驚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執稍禮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慣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黃魯直字之叔予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黃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捲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溫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於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東坡琅然舉其文一徧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眞吾家千里駒也

晁之道讀舊唐書謂予曰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爲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爲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綠萼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爲致椒萼綠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圃作亭、遂以綠萼名之書曰他日訪公於湊洧之間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瓌潤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爲都廂人頗才之

中嶽頂上松榦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爲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而其樹亦可怪也

鄭許田野間二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上聞之頗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爲鷺鷥花、取其形似也亦謂五里香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攙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呼百日紅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加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州郭偓濛陵旁產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歲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爲禦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接禦兒非產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洛下一作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爲和尚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婆粳其實一也

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爲溱洧。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多積柴水中爲罾（音滲）以取之。以擣澤蓼雜麥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爲解霜雨。祭西北人呼爲麋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爲麥爭場。

草烏頭。近畿如嵩少具茨諸山。亦多有之。花開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鴛鴦菊。蓋取其近似耳。

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餘糧。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銀杏出宣歙。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梅唱和詩。今則畿甸處處皆種。予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寺在超化南亂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屋而不結實。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言。本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灶艾耳。吾屢試之矣。同叔之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曲洧舊聞卷第四

龍福寺據大龜山腹前負佛殿山西有雁翅嶺、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禪師相傳云山舊多虎獵者數人方射虎有僧來乞食、獵者指虎穴紿云彼有吾茭舍食飲略具可往一飽僧如言而往日將暮寂不聞聲乃登東巖望之見僧跏趺坐穴中虎馴繞其側驚異棄弓矢羅拜大呼曰願爲師弟子不復射生矣僧築庵大龜山腹自此虎不爲害學徒日盛遂爲大寺後以龍潭禱雨屢應賜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禪師祠堂塑像是眞身獵者五人侍左右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筍寺僧於筍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擐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爲後人笑談也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庵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直金剛經窟之上乃古白虎庵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庵中患於乏水適有虎跑足湧泉甚沸徐清挹酌無竭因號虎跑泉而庵以此得名

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爲殊異。

祕魔巖靈跡甚多。嘗有飛石入則、度其石之尺寸、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巖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過耳如箭聲、人皆恐怖。

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癩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於清涼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少比南方山極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鐫鑿、峻極上院、嘗於其院東鑿井、經年纔深丈許、每鑿一寸、顧傭錢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乘熱沃以醯醋、然後施工、庶乎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餘有泉一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水。歐公與聖俞同遊時、改爲醒心泉、或云舊名雖鄙惡、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在眞君觀西、巖北有一谷、幽深而險、人跡罕到。道人沈天休嘗言、頃年採藥其中、糧絕掘山藥食、見一藤引蔓甚遠、而葉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長數尺、蓋亦山藥也。大莖可享半月戲目爲玉柱。其後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峯、其下爲玉柱川。嶠山藥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

實不知本末也

巴欖子如杏、核色白、褊而尖長、來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籞、予嘗遊其圃、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即謂此也、

大隈山、即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產一種木、身幹枝葉皆如槐、三二月開花、色紅而細、俗呼爲槐三香、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山亦產蕨、採藥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圖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蓋苗已老、修書遺其說耳、具茨人雖採蕨爲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爲小兒拳、予遊龍福寺、見於道傍、自爾歲遣人採焉、山下人知其爲蕨、稍有珍之者、

藥有五加皮、其樹身幹皆有刺、葉如楸、俗呼之爲刺楸、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益人、予在東里山中、人歲常以此餉、因移植後圃、蓋無可玩者、特爲其芽可食耳、

密縣超化寺、乃畿西山水勝處、考碑碣、始建於隋、泉色如琉璃、湧爲珠出波面、其池極淺、僧云、焦土襄陵不測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於塔東命以鍬試之、一鍬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鍬井云、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爲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爲紅灰藋、徒弔切古人食之、多以爲羹、所謂藜羹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園

蔬多品而不顧乎。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其身榦輕而堅、以爲杖。則於老者尤宜。唐人猶有編爲牀者。

往往見於篇什。仙方用之爲祕藥。或入燒煉藥。多取紅心者。易名爲鶴頂草。

石炭不知始何時。熙寧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前漢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爲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復說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次道河南志於歐公花品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峋（一作珣。或云爲留臺字子堅。）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敍其顏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峋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花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嶠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說似中州人、輒鄙蹙、莫有領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予大觀間、見供備庫使李（忘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五嶺、歷二廣、差遣北歸、已七十九矣。得監東太乙宮香火。其體力強健。行步如四五十許人。宣和間、其族人云尚無恙。乃信元徽之至商山賦思歸樂

言趙卿事不誣而東坡答參寥報平安書云雖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醫手裏死漢甚多此雖寬參寥之語與元微之至商山所賦蓋爲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當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沖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爲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李衛公僕射廟土人得衛公行竹一作册以藏廟中而祟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爲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筆談載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葉稍大於常竹枝葦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悉用之有效豈存中未之見耶

新安郡婺源縣境中產一種草蘗葉柔弱引而不長葉類甘菊葉俗呼蔗今譌爲遮字蓋食之味苦而有餘甘也性温行血尤宜產婦煮熟揉去苦汁產後多食之無害往往便以爲逐血藥也又呼苦益菜訪之醫家莫有知者

去鉅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經名達活源深流長廣輪數百里享其利成平間刺史柳開疏泉一支植千柳爲亭於其上爲一郡勝遊之地熙寧壬子歲泉忽淪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初太守王愷率郡僚禱於泉上不越月而復出再踰時而浩浩湯湯倍加厥初圖境神異之因易名爲再來泉至今六七十年焦土襄陵不增不減時當通判虢州王宏微爲誌其事刻石尚存焉

呂申公公著當文靖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蓽驢誰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

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

謝濤字濟之。絳之父也。絳爲（一作終於）太子賓客。女適梅堯臣。幼爲王黃州所知。世稱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才叔喜自負其文。謂濤曰。公能損益一字。吾服公。濤爲削去二十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制誥尤得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錄三卷。文康預修傳燈錄。册府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爲太常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復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長戶部。豐相之自獨坐遷工部尚書。敏中表言。豐稷厚德。時所領屬。臣古實不逮也。乞立班在豐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爲美談。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四（一作五）徧者。世之畜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貴。直常高一倍。（一作一倍高）

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山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稾一册。歸而熟觀

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隸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爲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爲疑孫皓問張尙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尙曰詩又云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忌其勝己因下獄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爲舟材之最良者有溺於所見遽謂柏不可以爲舟斷以己意以訓導學者而棄先儒之說可怪也邶之風言舟宜濟渡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爲舟鄘風亦然乃獨於邶風釋之可以概見也況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詩人不形於歌詠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雖忌張尙之勝己然不敢以訓人也

宇文大資嘗爲予言湘山野錄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韋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與韓秉則正言論此秉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揜也歐公識與不識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東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

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秉則之言爲然。

唐制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參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級尚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間。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忘其姓名）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熙寧末。曾攽以常潤團練推官。爲福建常平屬官。乞朝辭上殿。閤門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罷爲潭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第五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里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彥若曾肇就祕省置局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置局編修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稟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爲開封府解頭大受爲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爲表姪禹玉內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啓事至禹玉發緘看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啓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啓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誇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祕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祕監寄語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鳥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柰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

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一作道君）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叛天慶觀、別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觀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訞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於世。訞學已爲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誥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註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荊公笑曰。禮爲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荊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荊公沈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畫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荊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慍伏也。承君建中靖國間爲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爲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鄒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父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不謂之孝

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襄邑抹猪炊北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鬬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幷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澀。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燥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

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爲膏入漓酒中。則醇醲可飲。其明爲燭。其煙爲墨。其皮上蘚爲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害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鑪鼎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眞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爲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尙善彈琵琶。製道調。梁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

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爲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宮多不可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寫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予嘗聞琵琶中作轢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宮調也。

東坡言。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數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別製諸鍾。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剉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媮。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粲賓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賓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鬬好。賓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彥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温公既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搖宰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喬不顧身、靡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戒敕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開陳累千百言。蓋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謂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一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議者論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爲天下計。當如此耳。

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韓川章疏崔台符楊汲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爲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訴理所纔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爲

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爲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誤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僚章疏而韓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熙寧大臣以縉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間置訴理所專爲新州之黨上誤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引訴理爲言欲擊韓師朴而助曾子宣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爲郡倅既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冤斷有八百件之寃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曲洧舊聞卷第六

豐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豐曰。曾公眞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設施始得。子宣聞其言怒甚。翼日罷爲工部尙書。故相之謝表云。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於封章。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宣又不果也。

劉德初爲儀眞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祕監時爲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間、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爲臺諫、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強、遂止。

邢恕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溫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學早就、議論如老成人。黃魯直諸公皆與之爲忘年友。所謂元城（一作原武）小邢是也。元祐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密啓曰。今日更張、雖出於簾幃。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爲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幾復以此撼搖溫公。溫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爲趙氏慮。當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溫公曰。光之心本爲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聽納其說。紹聖中言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乘虛助之、蹤跡詭祕、士大夫莫不知

之章子厚入其言醞釀已成密令覘者於高氏南北二第譏察其出入哲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遏以聞欽聖欽聖曰事急矣乃同邀車駕問曰常時不曾御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隱欽聖曰大臣既有異謀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卽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娘閤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册子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温二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册子和叔放歸田間曾子開行詞頭其略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斥之罪欺天誤國職汝之由矧汝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恩意非輕一旦翻然反爲仇敵擠之下石孰謂虛言子厚於謫所聞之惶懼於謝表中自敍云極力以遏絕徐王覬覦之謗一意以推尊宣仁保祐之功豈惟密盡於空言固亦顯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虛美者他人黯直拙疎斂衆怨於一己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再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間子由訃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爲予言京以子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故恤典獨厚也

蔡京進退倚中貴人爲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省樞密院省史文資中爲中大夫者宴則坐朶殿出則候大潘而至尊左右有勳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倖門一開

建節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爲三少時。時陶鑄宰執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開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鄜延開拓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才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眞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眞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矣。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胝羅頞大悲爲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卽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神、蓋不足怪。而穎叔爲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閒以雜劇、引滿大醉而

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愼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衆始悟其爲戲乃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三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篤幸蔡京第詩有拜賜應須更萬回太學呼爲薛萬回昂守洛師日楊閒居洛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晶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

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獄、爲吳沖卿在揆路。見安石更張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擯棄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爲己利。故因相州吏詞連宰相。凡沖卿親戚官屬、皆鞫考鉤致其語。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共論臺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爲中丞。沖卿久之求退。新州終以擊搏輔政、自此觀望成風。爲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弟叔用於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一在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柰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爲張賓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以後、多假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事、歷歷如在目前。宣和間守鄭。京西路旱蝗、蝗獨不入鄭境。客或譽之。存中云。

亦偶然耳。善論時事。後必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自鄭歸老至於曹建炎初卒於家。平生好事極多。予願誌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爲。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爲相。欲稍竊罷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鐸等乃參詳官。討論其事。聞陳瑩中著尊堯集。專爲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復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輩恐天覺得志。不爲己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螭。憲鐸子壻也。憲歸見鐸。論天覺孤危文人。盡謀所以自安者。鐸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今陳瓘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鐸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曲洧舊聞卷第七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鄖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温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琬醑、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醽醁、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即白礬樓也）忻樂樓仙醪、（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即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王樓玉醞、鐵薛樓瑤醽、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醑、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爲舖）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廢爲邸）銀正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酴醾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濮泉、鄭州金泉、河北眞定府銀光、河開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蓮花、衞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細

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醅、趙州瑤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麴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橐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上尊也、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虔州谷簾、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瀾堂又霅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釅至喜泉、夔州法醞又法醞、荊湖南北、荊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眞珠泉、第一也　兗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酘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麴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

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眞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廟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春明退朝錄。大同小異。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見退朝錄

元豐元年。盜發陽翟。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盜之穴塚也。煙霧不可近。及有黃氣氤氳而出。乃下石秉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鋤鍬擊之。應手而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颺。取金帶。攜珍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耆侍中家疑塚。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媼善聯串骸骨。耆子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臨視者。嘗以一骨一鬚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鬚也。予嘗從晁之道過陽翟。拜於元獻墓下。以耆事質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

豈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疎遠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寘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相皆慚服.或言是雍丘尉武隆

田錫以敢言爲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政事少有闕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奬之.錫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顧其身爲國家.眞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爲念.不可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宣公累上疏切諫.以爲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垂名.以夸耀後代耳.其言痛切者.有曰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卹民.而黃巢起於饑歲.陛下好行幸.頻賦斂.豈知今無劉項黃巢乎.帝覽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納諫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執政欲以樞密賞之.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權要.因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汙不法.王明爲郢陵縣令.獨以廉律身.百姓沿故例行賕賂.明皆不受.曰.但爲我置

薪芻積於某處、他不須也。久之積如丘山、民閒莫曉。明因築堤以備水患。太祖聞之、擢明權知廣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爲右正言、直史館滿歲、命爲正字。

寇萊公有將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唐文皇之魏正也。

眞定康敦復嘗語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牆。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渾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晚雲歸嶽麓、濃香秋菊滿汀洲。靜尋綠徑煎茶寺、偏上紅牆賣酒樓。西季分臺索拘檢、繡衣不得等閒遊。據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但留臺不著所出、爲可恨也。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秉筆之士所用故實、有淹貫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譬侏儒觀戲、人笑亦笑、謂衆人決不誤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復抵掌曰、請爲我於曲洧舊聞併錄之。敦復字德本、事親孝、爲吏廉、種學績文、孜孜不輟、見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閒、晁以道爲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竊一第、固爲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爲學之道、當愼其初。能愼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絕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爲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爲正字。自是與晁氏兄

弟絕矣。既長風憲位丞轄。諱從晁學王將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己。始作簡招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爲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急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讀者莫不失笑。又自敍云。顧惟妄論。何稗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黜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憸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爲陝西提刑。時晁無咎作郡。下車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闕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既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絕後乎。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王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

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堲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劉正夫言長公主於屬雖尊於服已疎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令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予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鑰北都有旨許過闕日朝見鄧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於東水門船中留語終日有見其論事劄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於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京大以爲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伸前論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

蔡京持祿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游從不肯去都城未踰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皇遽東下於姑蘇因朱沖內連貴璫人人與爲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召還第聲艷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間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爲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幷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宴飲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酒方行自陳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幷呼攸爲公無不竊笑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曲洧舊聞卷第八

劉達公達奉使三韓過餘杭時蔣穎叔爲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鮀一條與龜獻於達以致今秋歸之意或曰穎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尙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客客散熟寢偸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豐覺之起坐呼偸兒曰汝迫於貧至此勿怖也以白金盂子二與之偸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肯言聞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卻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餕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壻幷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燄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禍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於篇什。翫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中秋宴賞而作。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據二浙上流。古爲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詩所謂。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多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卽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今到興唐遊。奇踪更無別。柟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幾迴碎明月。溪卽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爲登覽勝處。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訟蔡翛語言事。就逮開封獄。時黃經臣監勸。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爲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嘗於宮禁對左右說及瓘宜召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如其在天之靈何。上蹙頞者久之。

建中靖國間。既相曾布。而召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觀文出守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諷臺諫言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內徙。師朴謝表

云。轉徙風波獨安於近地。歸遠里閈最早於他人。上讀至此曰。我固憐忠彥。今觀其表。忠彥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嚴。其徙讒甚煽熾。慈聖殊不懌。富韓公上書切諫。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豈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復。車駕一出。都人懽忭鼓舞。所在相慶。慈聖語其事於宰執。宰執稱賀。魏公進曰。臣觀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論臣等。必是聖心深厭萬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豈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臣等謹自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捲簾而退。既下殿。富韓公徐曰。稚圭茲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翼日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

中山劉元宷長卿。嘗爲予言。宣和末親於畿北馬鋪中。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栽成愁歎本。石仍砌出亂亡基。如今應奉歸眞宰。論道經邦付與誰。

薛嗣昌善交中貴人。每有餽獻。常備四副。如錦椅背坐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爲率。嘗對晁之道言。此輩還朝至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二十副矣。本閣分十副。餘十副令渠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廉恥。乃至於此。不自知可恥。又復誇於我前耳。

崇寧初。苞苴猶未盛。至政和間。則稍熾矣。鄧子常在北門。所進山苽。數倍於前。緘封華麗。觀者駭目。江子

我有玉延行。爲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光桶子幷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霆在餘杭。每鷩掌鮓入國門。不下千餘罐子。而王黼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尙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亶斥爲赤岸監酒稅。其後召還。有謝啓。其間一聯云。三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傳誦。而亦不免爲有識者所窺也。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紹聖間。章子厚用爲中書舍人。謝啓。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其略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疎之語。韓儀公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橐出相度河事。崇寧初。附蔡京召爲翰林。旋踵丞轄。見物論多不與。與京時有異同。臺諫視京風旨。乃交擊之。後因星變大赦。牽復知鄂州。遂於到任謝表。盡敍京所更張政事。以稱頌聖德。其大略云。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鄉之惡。學校驅迫者。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於星火。逮捕徧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鐲能。可謂崇寧之孝治。眞爲紹述之聖功。又

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爲京所切齒。而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峯。與池陽接境。在郡西。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温泉。其色紅。其源可瀹卵。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其略曰。山有鑒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祇與山間衆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爲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論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祖庸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今又大更張。不原其本。斂愈重。民愈困。爲害凡十。又言。變祖宗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羣黨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內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譸譸。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可特勒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爲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沈厚有識量。進止詳雅。能斷大事。兩朝定策。皆爲元勳。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蓋言其事也。

歐公作畫錦堂記成。以示晁美叔。祕監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於斯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眞不可及也。

世傳珞琭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爲周靈王太子晉。世以爲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縣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爲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宋導其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辭語儇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子所爲

也。俚俗乃以爲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上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駭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蓋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時獨竊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爲可信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參告否。魯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寬報介甫。且速出參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參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對。辨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魯公致政。孝寬遂驟用。前輩知熙豐事本末者。嘗爲予言。當此時人心倚魏公爲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徼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既久、則羽翼已成。裕陵雖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爲之遊說者衆也。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清獻異同之迹必不肯與介甫爲地。孝寬之進、他人之子弟不與。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阿誰教汝鬼蜮口。子由無語。蔡新州將貶。晁美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卻理亦宜。但不以言語罪人、況嘗爲大臣乎。今日長此風者。他日雖欲悔之、無及也。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蓋蘇子容所造也。古謂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爲羲和之舊器。漢洛下閎東京張平子蔡邕吳王蕃劉耀光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晁崇皆璣衡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爲大宗伯、於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算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焉。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籌象。因星鑿竅、依竅加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歷翁聚觀駭歎、蓋古未嘗有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爲成書。上之、詔藏於祕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爲祕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爲言於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事、無一人敢與此器爲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寖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沈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徼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爲終日喜。前輩類如此。一日與聚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

或謂之不韻。

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爲廄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廷博案安詠字信可見第九卷）始至訪其齋。則已爲馬廄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於壁。

曲洧舊聞卷第九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故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嫺舊。其結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徧滿臺館。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罷。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幷。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座。見宗子士暕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以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已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際。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蓋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弩也。以檗爲身。檀爲弰。鐵爲鎗鐙。銅爲機、麻索繫札絲爲弦。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箭。有司鋸榆張呈上曰。此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眞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獻。仁宗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讌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於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呂寶臣公弼以爲不可。具論其曲折。乃止。

孫瑜字叔禮。宣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於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如菌。可以爲菹。民賴以充飢。蓋前此不聞也。

雜中舊有萬花之會。歲率爲之。民以爲擾。李師中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爲富韓公所惡。新法初行。師中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亦爲士論所鄙。師中字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應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錄定州北平縣生簿李竦子爲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爲三班差使。竦因開濠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

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閒。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衞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幷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可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大名人。舉進士。頗爲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卽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絃事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時爭傳誦。惜不見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衞馬步軍二十萬、自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寮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蔡寬夫侍郎築室金陵、鑿地爲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龜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竊聞有灰、又得朱漆匕筯數十。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何也。舊聞其子擇言親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蓋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懷杓今謂之打瓢）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敍事雖造次、閒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署中傳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

遊清異人鏡。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飴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經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反類啓事。稱美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

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自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楊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也。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蹟。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廢。予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於時急欲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讀之、不能使人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私有所記。多不肯

輕出之。予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聽人聚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閒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閒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石刻之字險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卽守道也。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譊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卽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近歲有一二少年雖開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規矩好奇尙怪遇事輒發其書字尤任意本欲以爲高而不知自陷於浮薄文忠公之言眞此輩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閒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上寫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聞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槭之是日齋誠密記其詩後藏其曾孫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理固有不可盡詰若以王文正之事準之可以無疑矧莊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職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在官初不以所嘗經歷爲下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爲知制誥坐繳李定中丞御史詞頭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諭使請外官閒局蘇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豐以階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謫奪職非守郡則領祠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既復舊官領祠然纔得承議郎所至與人敍位必謹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謁鄉人趙峻朝奉坐未久有張基大夫者繼來劉與之敍官張雖辭讓既不獲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之明日

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堂中。適張基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門之衝風吹吾項。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偃然以達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責降之本意矣。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第十

仇念徽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卽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鸛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衞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予謂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綴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

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以後皆有之。唐以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國朝常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爲宣徽使。元豐廢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任執政。予謂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綴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爲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爲學。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卽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導從幷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爲狀元、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欣豔爲學者益深。每科舉嘗至數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卻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祕閣五百貫攝通判磨勘之法庶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潁時有劇賊尹遇者久爲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賊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既諜知遇所在則躬率衆往手戟刺而獲之東坡卽條上其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爲言於朝請以年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爲直方賞亦不聽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爲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謂也且既已仕矣不磨勘豈足爲高使東坡而出此何其淺耶司馬温公辭樞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温公爲是言豈害其爲廉讓而更求加之未見其非飾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卽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爲令人）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爲職官四也（今爲從仕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爲榮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

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聿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鴿、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紿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鵪肉。知白黑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咸以爲知味。與玉汝白鴿事、正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於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掊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棨秉逮事鄭元著書三萬餘

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弓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而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余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祕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皆坐對之張九成子韶遽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也范不能對余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其跪起不疑而況坐立之間乎世既以爲常則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既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從執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陵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時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褥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尚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卽位之

初、以識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中郎將。自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賓尉。俄復召爲監察御史。吉頊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琰川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罕此比。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匄食取給。牧守稍厭慁、則去之。常袞自門下侍郎平章事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換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謁宰相求官、聞德宗怒未息、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別駕。凡此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荊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王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荊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筯。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曲洧舊聞張跋

漢蘇子卿嚙雪龍荒。圖形麟閣。奇節卓乎千古。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接武矣。先生使金。力抗僞命。誓死不辱。一武之引刀自刺也。懷印不釋。閉壁忍飢。一武之持節臥起。幽窖絕食也。至於置酒食召士夫。從容慷慨。自分必死。寧異武之海上對李陵耶。在北著曲洧舊聞一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卽一二遺聞軼事。亦供採錄。而曾無一言及北國事。嗚呼。每飯不忘之意。于斯見矣。寧徒掇据精博。足誇淹雅乎哉。琴六黃君。手錄全帙示余。余旣愛是書爲忠義文章。而又喜黃君之先得我心也。於是乎梓之。琴川張海鵬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聞舊洧曲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朱弁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